1、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,元明清诗三百首鉴赏辞典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2.01,第62-63页。

秋雨绵绵的愁人季节，暮色将临的无奈时分，荒凉无人的偏僻村子——这三者一起聚到诗人笔下，通常，总是要被调出一股灰色来的。不过，若换了诗人兼画家的笔，那结果又该如何呢?

“踽踽荒村客，悠悠远道情。”踽踽，是独自行走、举步迟疑的样子，这正是诗作者、诗人兼画家倪云林的此刻形象。孤零零一个人，走得又艰难，前途又悠悠不知何极，经过这荒村野店，就算有一肚子不快，也不算稀奇肥?

更何况是雨中行，更何况是近黄昏，发牢骚了吧?可是，奇怪!“竹梧秋雨碧，荷芰晚波明。”他在“荒村”里注意到的却是：青青翠竹，绿叶梧桐，在雨中一碧如洗，晶莹闪亮；小池上荷花艳红，菱叶鲜嫩，在傍晚水波的粼粼光耀下，都明丽异常。“荒村”的色调，在他笔下是耀眼的“碧”与“明”！是画家对色彩的敏感，使他偶尔间忘却了雨水的滞重、日暮途远的怅惘么?可也不像。“穴鼠能人拱，池鹅类鹤鸣”，看他观察、谛听得有多仔细：那土穴里的老鼠们窜来窜去腻了，也会翻个花样，直立起来学人打躬作揖；池里的鹅叫得有些异样，认真想一想明白了，因为“荒村”太空旷了，所以鹅声也像是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在天”(《诗·鹤鸣》句)。看，他可不觉得“荒村”荒什么，非但色调明快，还有憨态可掬的鼠、引颈高歌的鹅，足可以与人同乐呢!

想不通?搞不懂他是什么心情，这样来装点这“荒村”?他这就回答你。“萧条阮遥集，几屐了余生?”阮遥集就是东晋人阮孚，《世说新语》上讲他平生最爱修制木屐，一面还叹息着：“不知道这一生要穿掉多少双木屐。”叹息时，“神气闲畅”，见者敬服。借这个不算陌生的故事，倪云林告诉我们：他就是阮遥集转世，平生只爱履屐漫游，虽然踽踽独行，不免“萧条”，但这却无害于他的“闲畅”——心境明畅，犹如竹梧之碧、荷芰之明；满怀闲情，故能察及鼠趣、辨别鹅声。

看来，诗人而兼画家者，到底有些不寻常，一座“荒村”经了他的点染，也换了精神。不过，这与其归功于他的笔，还不如归功于他的襟怀，那与简淡画风一脉相通的恬淡襟怀。

2、本社编,元明清诗鉴赏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12月第1版,第56-57页。

元末战乱，倪瓒避地东吴，此诗即写其飘流中的所见所感。

首联紧扣诗题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初临此地时孤寂的心情和萧索的环境：秋雨过后，泥泞道上，诗人独自踽踽而行，不期而然地遇到一座荒芜的村落，他远行的目的本来只在于领略一番荒情野趣。他悠然自得地来到村头，驻足远眺，双见翠竹，碧梧雨后显得尤其翠绿，池塘中的荷叶例映在水光波影之中．面对这一派田园风光，诗人几乎陶醉了。诗人又是画家，所以最初引起他注意的总是那些美好的、入画的事物。他驾驭色彩的天性又促使他表现自己的感觉，来描摹那些苍翠欲滴的可爱植物：一个“碧”字，一个“明”字，就将水灵灵、郁葱葱的状态描画得淋漓尽致。颈联是写诗人进村后的所见所闻：钻穴打洞的老鼠见人也不避让，仿佛在对人作揖打拱，又似乎在对人乞食。池塘里的白鹅直着脖子发出鹤鸣般凄厉的叫声。有意思的是深感孤寂的诗人见如此荒凉的场景并不丧气，尾联中，又竭力追求他的超脱。“阮遥集”即东晋阮孚，以有魏晋风度而闻名于世。他好饮酒，生死未尝挂于心上，尤其好屐(一种底上有齿的木鞋)。曾有人上门拜访，见他正在摆弄这种木鞋，并且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也不知我这一辈子能穿坏几双鞋。一倪瓒在此赞赏阮孚潇洒的风度，意为要追从他那样的生活'不使纷扰的尘世万物萦绕于心。

本诗对仗工整，读来朗朗一L口。顺序写来，一张一弛，即按诗人的感受依次叙述；从忧郁之情到美好的秋色，又从荒寂村景到超脱之念。淡雅自然，表现了他诗歌的一贯特色。